

目录

与青年人交通召会恢复的历程

第一章 神所要的召会，以及召会恢复的历程

第二章 召会恢复的历程，以及主荣耀的托付

第一章 神所要的召会，以及召会恢复的历程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由于许多青年人是在这十年之内进入主的恢复，对主恢复的历史并不清楚，所以盼望借着本篇信息，能把这事概括且详尽的说个明白。

神的计划

首先，我们要看见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、神的经营，在新约圣经里启示得清清楚楚。圣经里关乎神的计划、经营，不是按题目、分段，一点一点地给我们一些道理，乃是照着事实的经历来陈明。严格说，圣经中不太容易找到专题的道理；圣经里所记载的都是事实，并且在事实里有经历。所以圣经里的启示，都是根据事实的经历而有的。因此，你读圣经，若是光寻求道理，而不注重事实，也不在意经历，对神的计划或神的旨意、神的经营，就不容易有所领会。若是我们注重事实，也在意经历，我们会逐渐的看见，新约圣经接着事实的经历，已经把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、神的经营，说得清清楚楚、透透彻彻。

到底神的计划、神的经营是什么呢？神的计划就是要把祂自己作到、经营到我们这些蒙祂拣选的人里面；祂进到我们里面，作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凭祂活着。换句话说，祂不仅作我们的生命，更作我们生活中的一切，使我们凭祂活着。当神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众人就成为基督那一个身体上的众肢体；祂在你里面，也在我里面。可以说，在我们众人里面的都是祂。我们人数虽多，但我们里面却同有一个生命，同有一个人位。我们众人虽有千万，却同有一个生命，一个人位。

因此，圣经不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一个一个蒙恩的个人，而说我们这许多蒙恩的人都是身体上的肢体。（林前十二 12, 18.）就如人的手、脚、膀臂是身体上的肢体一样，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，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我们知道身体有许多肢体，（14,）但这许多肢体里只有一个生命。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是这样。所以，说你和我的生命相同，我们众人的生命相同，还不够准确，因为有可能相同却不是一个人。

好比，这里有几百张椅子都相同，但它们不是一个。我们所有的生命不仅是相同的生命，更是一个生命；你有的这个生命就是我有的，我有的这个生命就是你有的。因此，不要说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，乃要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。同样的，我们里面的人位也是一个。如同人的身体，手、脚、四肢百体里面只有一个生命，也只有一个人位。绝不可能头要往东，脚却说，‘我要往西。’这就变作两个人位了。照样，眼睛也不能说‘我要往北’，耳朵也不能说‘我要往南’；否则就有四个人位了。然而，这却是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，有的人要往东，有的人要往西，有的人要往北，有的人要往南；各有各的人位，就把基督身体的一破坏无遗。

神的经营不是这样，神的经营乃是把祂自己作到我们众人里面；我们众人所有的就是这一位主，一位神，一位灵，作了我同一的生命，也作了我们同一的人位。我们众人同有一个生命，同有一个人位，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。我们虽各是肢体，但我们却是一个身体。（12~13，20。）这一个身体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扩大，也就是神与人联结、调和成为一个生机体；这就是神所要的召会。（13，弗四4~6，一23。）过人的生活彰显神召会不光是人的组成，召会乃是神与人合在一起，调在一起，神性与人性调成一个。召会所彰显的不是人，乃是神。然而，召会所过的生活却是人的生活，不是单独只有神的生活；召会从开始直到永远，所过的生活就是人的生活。并非今天我们得救成了召会，我们就不再是人，而成了天使。我们越是得救成为召会，我们越是一个人，一个真正的人。你在召会以外，看不见真正的人。我们越是召会，就越是真正的人，过着人的生活。

即使到了永世，在永远里，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还是过人的生活，并且更加是人的生活，但我们所彰显的不是人，而是神。奇妙就在这里，我幻过人的生活，彰显的却是神，是神从人的生活里显出来。今天我们不是过天使的生活，我们所过的乃是道道地地人的生活；然而，我们在人的生活中把神彰显出来。

在召会里过正常人的生活

召会里的人才是真人，正人，正统的人，正确的人。可以说，凡没有得救、没有活在召会里的人，就不能作正确的人，而是个弯曲的人；这样的人既不会正确，也不会正常。唯有召会里的人所有、所过的生活，才是正常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若是我们的生活不正常，我们就失常了，就不是召会里的人该有的情形。

今天所有不在召会里的人，都是失常的；所有未得救的人，今天所过的生活，不是正常人的生活，而是失常之人的生活。乃是直到主的救恩临及人，把人从堕落的地方拯救回来，这人的生活才会正常。堕落的地方就是不正常的地方，不正确的地方。比方，人天天去跳舞、打牌，天天都在想法子骗人等等，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不胜枚举。今天在世界里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正常的，都是在不正常的情形里。并不是到地狱去才是堕落，只要是在不正常的光景里，就是堕落。当初神造人，人是正常的；然而人堕落了，就变成不正常的。因此，主把我们救回来，把我们从不正常里救出来，救到正常的光景里。

只有在召会里，才能过正常的人生；只有在召会里的生活，才是正常的生活。在召会生活中，该爱就爱，不该爱就不爱，喜、怒、哀、乐都有分寸，里头有生命的调节。召会生活乃是正常人的生活；然而，在这个正常人的生活里，所显出来的乃是神。我们的爱，在人的生活中显出来，然而这不是人的爱，乃是神的爱，是神的表显。我们的谦卑，在人的生活里显出来，也不是人的谦卑，乃是神的显明。这就是召会。召会乃是人在正确之人的生活里，把神活出来。你们要信这话，也要记住这话，等我们到了永世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的生活仍是人的生活，但从我们生活里活出来的，乃是神自己。这就是召会。

宇宙召会与地方召会

召会既是基督的身体，全宇宙中就该只有一个召会，但在过程中，召会是在地上经过，从一国一国、一城一城经过。所以在每一个有召会出现的城里，所出现的都该有那一个宇宙召会在该城的出现；这许许多多的出现，就是圣经里说的地方召会，例如：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（徒八1，）在安提阿的召会，（十三1，）在哥林多的召会，（林前一2，）在亚西亚七个地方的七个召会。（层一4，11。）每一个地方召会，都是这个在宇宙中唯一的召会在某地的一个出现。召会在地上经过，一地一地有了召会的出现，等到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添满，（罗十一25，）就是召会时代，也就是恩典时代的完结，那也就是千年国度的开始。等过了一千年之后，就是将来的永世，有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。在国度时代，一千年之中，召会就再没有出现为众地方召会了，乃是一个全宇宙的召会。到了永世的新耶路撒冷，更是如此。

今天召会在地上经过时，神在召会的工作乃是在一地一地显出来。然而，虽有千千万万的地方召会，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，这在新约里启示得相当清楚。不论你是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，不论你是哪一国的人，只要你接受这位主进到你里头，你就成了这一个召会的一分子，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在召会中没有种族、国籍的分别，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活在一个生命里，也都是要活出一个生命。所以，我们众人乃是一个身体，在一地一地显出的，就是地方召会。

召会搀混成了宗教，宗教就是意见

在使徒们过去不久，召会的异象、召会的实际就逐渐被人丢弃了。丢弃的结果，出来了一个代替品，就是基督教。这个基督教不是召会，乃是一个宗教。人若没有异象，从表面看，会以为基督教就是召会。甚至基督教里的信徒，也以为基督教就是召会。特别是在美国，甚至搀混大到一个地步，认为召会就是教堂，意即一个西方式的房子，屋顶有尖塔，里面有钟可以敲响。事实上，那是教堂，是个建筑，不是召会。然而在一般人眼里，教堂也吧，召会也吧，反正都是基督教的那一套。所以，无形中召会就没有了。基督教一进来，各式各样的搀杂和分门别类都进来了，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宗教。

宗教是根据意见。没有意见就没有宗教；宗教专门讲不同人的意见。不同宗教的产生，就因为有不同的意见：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意见，就出来个回教；印度人有印度人的意见，就产生个印度教；犹太人有犹太人对神话语的意见，就有了犹太教。这些都是意见的产物。同样的，基督教里也满了各种人的意见。有些人从圣经抓出一节圣经，形成了意见，至终就产生了一个宗派。因此，基督徒中间就有了分门别类的情形；人人各持己见，教导各自的‘道理’。当初神借着人写圣经时，是顾到事实，以及事实的经历。比方，在圣经里记载，召会中有姐妹不守地位的事实，因此就说到姐妹要蒙头这件事。（林前十一5c）然而，若有人读圣经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只看见蒙头，就到处叫人蒙头，结果就会产生一个蒙头派。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；对于受浸的作法、聚会的方式、或某些道理的讲解，各有坚持，就产生不同的派别。

召会的黑暗时期

召会历史给我们看见，使徒们过去之后，召会的光景就一直往下落。第四世纪，罗马天主教正式成立，由于禁止平信徒读圣经，真理的亮光完全被封锁。整整十个世纪之久，历史上称之为黑暗时期。因为没有真理，没有亮光，完全变作宗教、意见，并且这些意见里满了迷信。从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得知，那个迷信是达到了极点。

路德的恢复

到了十六世纪初，路德马丁(Martin Luther)和一些人，看见了真理的亮光，于是所谓的‘改教’就开始了。换句话说，恢复就开始了。神借着路德这班人，首先恢复了‘因信称义’。这个恢复胜过意见，而回到了圣经。一回到圣经，意见就没有地位；不是你的意见叫人怎样能称义，不是他的看法叫人怎样能得救，乃是看圣经怎么说。根据召会历史，路德所受最大的审判，是在沃木斯那次会议(Diet of Worms)。当时他在皇帝和议会面前重申圣经的权威。他说，除非是圣经或真理说服他，否则他不会改变任何信念，这是他的立场。换言之，他不管任何人的意见，他只在乎圣经。然而，那时的恢复仅仅是个开头。认真说，路德并没有摸着生命，不过恢复了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道。以后，神借着别人，慢慢地才有一点转到生命上。

‘摩尔维亚弟兄们’的恢复

到了主后一千七百多年，在神子民当中，有人注意到了召会生活。召会生活的恢复，开始于新生铎夫(Zinzendorf)带领下的摩尔维亚弟兄们(Moravian Brethren)。新生铎夫是古德国制度下的一个伯爵，在萨克森有很广大的地业。路德改教之后，有一班清心爱主的信徒，受到当时罗马天主教和国教的逼迫，逃到了新生铎夫所在之处。新生铎夫用他的领地接待这些逃难而来的信徒，供他们居住、耕种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这班人初步恢复了召会生活的合一。那时迁移过来的信徒，各有不同的背景，因此，他们初到那里时，就为着所持守的道理，彼此常有争论，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。有一天，新生铎夫召聚他们，要他们放下意见，保守合一。他们都被说服，愿意丢弃他们的意见和争论，并且签约保证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开始在合一里相聚。不久，在一个擘饼纪念主的聚会中，他们得着圣灵的浇灌，这在召会历史上是个很大的转机。圣灵一浇灌，他们便彻底的从里头得到复兴，这就是所谓的‘摩尔维亚弟兄们’。按召会历史看，他们实在相当不错，但从今天主所给我们的启示看，他们的情形还在初阶，仍有许多真理他们不清楚，缺少亮光。

英国‘弟兄们’的恢复与分裂又过了一百年，到一千八百多年，主在英国兴起了一班弟兄们，就是所谓的‘弟兄会’ (Brethren)。事实上，他们不是什么‘会’，而是被兴起来的‘弟兄们’。这班弟兄们所看见的亮光，所进入、实行的，比一百年前的‘摩尔维亚弟兄们’更高明、更完备。可惜，他们那种光景没有维持太久。最大的原因，在于他们的主要领头人达秘 (J. N. Darby) 弟兄因着太注意道理而导致分裂。

达秘所得着的亮光相当多，他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个大的恩赐。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太注意道理。首先，他和牛顿 (Benjamin Newton) 在基督的再来和圣徒被提的事上，有极厉害的争执；达秘主张灾前被提，而牛顿主张灾后被提。表面看，他们是在争执被提的事；实际上，他们争执的点是关于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很隐藏的，少有人知道他们对基督的身体有不同的见地。于是，达秘领头犯了大错，把牛顿革除了，这一革除就造成分裂，这成了分裂的开头。之后，他还是继续注意他的道理，至终他和办孤儿院的慕勒 (George Muller) 也出了问题。

今天所有的‘弟兄们’因着道理、意见不同，分了再分。到十九世纪初叶，‘弟兄们’被兴起来不到一个世纪，就已经分得不能再分了。所以‘弟兄们’的分裂在欧洲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，留下极不好的影响，甚至影响到美国的弟兄会，也照样分裂。主的恢复因着‘弟兄们’的分裂，就不成样了，以致主再来作恢复的工作，就更加不容易了。多年前与我们一同有交通的史百克 (T. Austin Sparks) 弟兄，一直不赞成关于召会实行的恢复，原因就在他所看见弟兄会消极的情形。这是他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。一九五五年，我们请史弟兄到台湾来，他见我们书房陈列弟兄会的书，非常不开心。因着他受了弟兄会的刺激，自己也就偏激了。

‘弟兄们’之外的复兴

不只史弟兄受了这个影响，十九世纪中叶的史密斯夫人 (Mrs. Hannah Whithall Smith)，也就是‘基督徒喜乐的秘诀’ (The Christian's Secret of a Happy Life) 一书的作者，和她丈夫史密斯罗伯 (Robert Pearsall Smith) 等人，全数因着弟兄会偏激的缘故，都不要弟兄会；他们都是在弟兄会之外兴起的一班人。他们发起开西大会 (Keswick Convention)，专讲奉献的道，认为一切属灵的经历，都是以奉献为根据。开西大会在当时极具影响力。

在十九世纪，不仅有开西大会这班讲属灵的人兴起，还有在福音上极有能力的布道家兴起，如英国的司布真(C. H. Spurgeon)，是浸信会的；以及美国的慕迪(D. L. Moody)，他不属任何会，乃是自成一会。他们在福音上都相当有影响力，带了很多人的得救。他们也是在弟兄会之外兴起的。此外，主还兴起一些有负担的人，到国外开荒，这就有了差会的工作。诸如英国的戴德生(Hudson Taylor)，是中国内地会的发起人。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弟兄会之外兴起的，他们对国外布道非常热心，非常有负担。从一八二八年开始，直到一八五〇年左右，这段时期可说是‘弟兄们’的黄金时期。然而，由于他们在道理上的争执，使他们失去了主的祝福。‘弟兄们’荒凉之后，在他们以外，神兴起了三班人：开西大会这班讲属灵的人、福音派、以及国外布道。当时，这三班人在所谓的基督教里相当有势力。尽管弟兄会的力量式微，弟兄会的道理却影响甚巨。从十九世纪开始，直到今天，在所谓基要派的基督教中，其基要神学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来自‘弟兄们’的教训。

在已过的历史中，我们看见一班一班的人被兴起，有的恢复回到圣经中的真理，有的研究真理，满了亮光，有的注重基督徒内里的生命，注意属灵，也有的恢复福音的传扬，到国外布道，使福音传遍天下。当时西教士来到中国办教育、办医院等；我们中间许多生在中国、长在中国的弟兄姐妹，都是在基督教所办的学校受教育的。中国各地许多一流的大学，也都是基督教办的。由此可知，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当大。

召会的恢复在东方有一个新起头

倪弟兄的得救

一九二〇年，倪柝声弟兄得救了。他的得救不是借由西教士传福音，也不是经由学校里的查经班，乃是由一位主在中国所兴起的传福音者一余慈度姐妹带得救的。这位姐妹从少年就得救。之后，她蒙主呼召，就从家里出来，在上海街头各处传扬福音；可以说，她是全中国第一个在马路传福音的。她传福音非常有能力，因而得着西教士的帮助，带了许多人得救。有一次，她应邀到倪弟兄家所在的福州城传福音。当时，倪弟兄的父母只是美以美会的教友，并没有得救的经历。倪弟兄的母亲去了那个聚会，就清楚得救了；她一得救，就脱离了打麻将的喜好。另一面，倪弟兄的母亲个性很强，在家里总是出头，倪弟兄是长男，看见他父亲受欺负，心里很不平。平日母亲的脾气又急又坏。然而，母亲得救之后，就向倪弟兄认罪、悔改，求他饶恕。倪弟兄大受感动，也去听余慈度讲道，要看是什么力量叫他母亲有这样的改变。就在那里，他完全被主抓住，得救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他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异象，就流泪认罪，并答应主的呼召，作主的仆人事奉祂。一九二〇年，倪弟兄得救时，年十七岁。他一得救，就是彻底的得救；不仅仅得救而已，更是得了复兴，非常爱主。当时倪弟兄在学校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特别是中英文的文章，在同学中都是写得最好的。然而，从他得救后，他就决定了自己的前途，要事奉主，与主同工。

倪弟兄从和受恩教士得帮助

倪弟兄得知福州城外的罗星塔，有一位英国女西教士名叫和受恩(M. E. Barber)，他就和几位他带得救的青年弟兄，到罗星塔要得和教士的帮助。和教士是个属灵的人；年轻时就被英国一个差会送到福建作工，因受其他宣教士的嫉妒，捏造严重的罪名，向英国的差会控告她，使得她被召回国。她不为自己表白，甘心受辱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差会的主席发现她是被人诬蔑的，就要求她说明事情的真相，她才说出事情的原委。差会处理了这个案件，就决定再打发她回中国作工。然而，此时她清楚，神既为她表白，她就该完全离开那个差会。当时她已看见宗派的错误，就接受负担，不借着差会的差派，乃是凭着信心回到中国，为主作见证。她是这样一位很有分量，在主里顶深的姐妹。倪弟兄看见召会的异象此外，透过和教士，倪弟兄接触了西方基督教的书籍。当时，他只有二十多岁，就开始收集从第一世纪起，所谓教父们的著作，一路到召会历史，以及属灵人的传记、书籍、信息等，一共收集了三千多本。他是个很会读书的人，他的卧房堆满了书，连床上也有两排书，只留下中间一条狭窄的空间，他可以躺在那里睡觉。

一九三三年，我蒙主呼召，离开职业，去了上海，倪弟兄留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。那时，上海召会没有多少工作，因此他在我身上花了一些工夫。为着成全我，每周我到他那里，他都与我长谈几个钟头；我们不谈闲话，不谈世界的事，他就是把他所读的、所学的，有条有理的讲给我听。他告诉我，主在我们中间恢复的历史，从他怎么得救，怎么迈见和受恩教士，一路的过程和经历，以及召会历史，从第一世纪起，到英国的弟兄们，他都提纲挈领的讲给我听。倪弟兄得救后，有一度，每周正正式式的读完新约一遍，一年之内就读了五十二遍。他借着大量阅读圣经、属灵书报、召会历史以及属灵人的传记，眼界得着开启。在消极方面，他看见各公会的不对；在积极方面，主给他看见召会，特别是看见地方召会。他清楚说到，有一天，他就像作梦一样，看见在中国各省各城都有地方召会。

召会在中国的福州开始

倪弟兄得救后两年，便在王载弟兄家开始聚会。那是在公会之外，没有仪文规条，完全脱开基督教那一套，照着圣经的聚会。那时虽然他们清楚要开始聚会，但所看见、所认识的并不太多。无论如何，一九二二年，在福州就有了召会。同时，共产党在中国暗中兴起。所以，那时在中国各地的大学里有两样东西盛行，一个是明的进行，就是福音；一个是暗的行动，就是共产主义。若是当时我们没有得救，被主得着，可能就像许多有为的青年人一样，加入了共产党。

在福州开始的恢复被破坏

一九二四年春天，福州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。当时，王载弟兄游行布道很有名气，到了上海，遇见宣道会守真堂的创办人吴伯瑞(John Wood berry)西教士。吴伯瑞就建议王弟兄，既然有传福音的恩赐，若要公会请他，就必须被按立作传道人。所以他若愿意，就定规一个日期，给他接手，立他作布道人。倪弟兄知道这事后，就不同意，并且写了一封信回应这事。后来，王载与其他五位带头的弟兄联合，把倪弟兄革除了；所以主的恢复在中国，就遭受了打击。换句话说，一九二二年在福州的开始，等于受到了破坏。当时，倪弟兄里头觉得，主不要他和人争论，所以就退到福州城外的罗星塔，在那里有二年之久，出版了‘基督徒报’。在这分刊物里，倪弟兄解开了启示录头三章。他花了很多工夫讲二至三章里主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，详尽的论到召会的真理。借着那些信息，倪弟兄把基督教消极一面的错误都点出来，也把召会积极的一面启示出来。我和倪弟兄的接触，就是因着这分刊物，而开始通信。基督徒报每月一期，发行达到一万分。在当时，全国从南到北，许多年轻人读到这分刊物，眼睛都得着开启，清楚看见召会的真理。

召会第二度的开始

因着这分刊物的发行，就产生了影响，上海有一班大约二、三十岁爱主的青年，有的是大学生，有的是教授，有的是教员，就在一九二六年底开始聚会。一九二七年，倪弟兄把他的福音书房，从福州迁到上海，在上海正式开工。上海召会也就正式成立，这是第二度的开始。一九二七年这一次，开始得非常成功，可说是完全成功。上海的召会建立，相当蒙主祝福。

中国北方的恢复

又过了五年，在这五年之中，我和倪弟兄有一点书信来往，借着书信认识了他。一九三二年，我虽已脱离公会，但仍建议原来所在的公会，邀请倪弟兄来烟台讲道，我个人也写信请倪弟兄来。一九三二年夏天，倪弟兄来到烟台，我们两人虽已通信一段时间，却是头一次见面。就在那次之后，我的家乡烟台的聚会，于一九三二年夏天开始了；这是北方的第一个召会。主的恢复在中国，先从福州开始，虽然在一九二四年失败了，但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相当成功。一九三二年，在北方烟台也是相当的成功。一九三七年夏天，日本侵略中国，使得沿海一带的地方召会受到波及，好些弟兄姐妹退到后方。因此，就把主的见证带到重庆，带到后方的内地。

抗战期间主在北方的工作

当时我里头的负担很清楚，感觉工作应该以华北，就是北平等大城市为中心。因为我们在华北，在烟台得着了许多护士、教员、商人等有用的人才，至少有几百位。于是一九四二年底，烟台有了一次大复兴，弟兄姐妹全数奉献，舍尽一切财物，并把一切都奉献给主。因着这个复兴，我们有负担要用华北的人力、东北的财力，开发西北，并拟定了西北发展计划。我们受主带领，圣徒分批移民到西北；其中有作小生意的，有出劳力的，有教书的，有经商的，有医生，有护士等。当时西北非常落后。我因此得了个称号：'三北（华北'东北'西北）公司总经理'，意即我是三北工作的领头人。不料，日本一缴械，一宣布投降，没多久华北就被共产党接管，而共产党在全中国得的第一个大城就是烟台。由于北方局势不平静，同工们就建议我到上海服事。一九四六年十月，我和全家就到了上海。

战后的复兴
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，之后南北交通恢复，弟兄姐妹又得以汇集在一起。由于这个汇集，使得南京、上海有了一次相当的复兴。先前，因着上海召会起了风波，倪弟兄一度停止尽职。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的职事得到完全的恢复。接着，倪弟兄就把有心追求的同工们，约八十位左右，都带到福州鼓岭山上受训六个月。他们结训下山以后，分散到全国各地，结果带来更大的复兴，复兴到一个地步，青岛在一天之内，受浸了七百多位。当时那个复兴的光景，可说是盛况空前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，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，中国的政局因此有了改变。共产党不久就要过江，进占南京。

于是，倪弟兄召开紧急同工会议，交通要如何应变。在会议中，他说，‘无论李常受弟兄愿意或不愿意，我们都要请他出国。’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，局势更加紧迫，倪弟兄召开第二次紧急同工会议说，他清楚所有同工都要留在国内，为主忠心到底。然而，他对我说，‘可能有一天，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，所以你必须出去，或许还有可以留下的。结果正如他所料，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确实被一网打尽了。为这缘故，我被打发到了台湾。

第二章 召会恢复的历程，以及主荣耀的托付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台湾初期工作的情形

一九四九年，我初到台湾，看见台湾的环境，与我在上海的工作比起来，实在有天壤之别。离开上海之前，我们在上海南阳路，买了一块很大的地，盖造了一个里面能坐三千人，外面能坐二千人的会所。这个会所从起头绘制盖造图样，到末了的盖造完工，都是我一手打理的。那时会所刚造好，我就被打发到地小、落后、人稀少的台湾了。上海会所一聚会，就是成千上百的人。反观台北，当时聚会的人，最多五十位；聚会的地方很克难，在一个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，聚会时还得脱鞋。那时的台湾非常落后，到处都是石子路，少有柏油路。马路上，人不是赤脚走路，就是穿着木屐。这样落后的光景，使我里面很下沉。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叹息的自问：‘我到这里来作什么？’虽然倪弟兄在工作上，安排了一位同工来帮助我，但这位同工看见台湾当时落后的光景，就不愿留下，到别处去了。有一天我里头忽然有个感觉，要我顺着纵贯铁路，去看望那些散居在铁路沿线的圣徒。他们多半是从大陆随着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医院来台的。于是，我从最南的高雄往北走，一站一站的看望。回到台北之后，我大得鼓励，觉得台湾虽小，却仍有可为的。因此，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我们就在台北正式开工。

开工之初，我们中间的圣徒，全台不过三、五百位。六年之后，一九五五年，全台就约有四十几处的召会，两万多位圣徒；那时弟兄们都很同心。从一九五三年开始，就有一年一次为期四个月的长期训练。一九四九年，全时间的同工只有我一人，到了一九五五年，就约有一百位全时间者加进来。当时开展的工作势如破竹，原因是我们从大陆丰富的经验中，知道什么可用，什么不可用；可用的留着，不可用的丢弃。再加上众人同心合意，所以工作非常蒙主祝福。

与史百克弟兄交通所产生的难处

一九五五年，弟兄们推动我，请史百克(T. Austin-Sparks)弟兄来，要从他得属灵的帮助。因着史弟兄有他属灵的一分，所以头一次来，在属灵上的确给了我们帮助。那一次，他只交通属灵的事，完全不过问召会立场、召会实行等突的事；结果相当好，众人也喜乐。于是，弟兄们决定再度邀请他。一九五七年，他再次来到台湾，这一次就把他里头反对召会立场，不要召会实行的东西暴露出来了。因为他注重属灵，却完全反对召会的实行。结果，因着他来访的负面影响，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间，我们几乎没有扩展。

史弟兄反对召会的实行

史弟兄所以取这个态度，乃因他是个英国人，在英国看见所谓闭关弟兄会，在召会实行上分而又分的消极情形，因而受影响，有了偏激的眼光。他认为我们实行地方立场，乃是接受闭关弟兄会的教训。由于他这个不愉快，他第二次来台湾，就作了相当反对的工作。一九五七年，那次训练人数有五百多位，全台同工长老都在那里受训。在早晨的一堂聚会里，史弟兄突然说，‘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，把召会弄成小召会，为要适合你们的地方立场。’他说得脸色都变了，声音也提高了，当时我在旁作翻译，真不知道要翻还是不翻，但我还是不动声色的翻了。

对史弟兄的认识

一九五七年，史弟兄在台北住了六周，在特会训练之外，我们几位长老、同工，以及来自美国、英国、丹麦、香港等海外的客人，共十几位弟兄，在长老室有几次交通。在这个交通之先，张郁岚弟兄对我提到：‘我们东方的召会，接受了西方的职事，就是史百克的职事。但我们东方也有职事，西方也应该接受东方的职事，否则就是个亏损，我觉得应该和史百克交通这个。’我告诉他，据我所知，这恐怕没有益处。倪弟兄曾去过英国两次，访问过史弟兄；末了一次，在史弟兄那里住了很久，所以对史弟兄有深的认识。一九三九年，倪弟兄一回国，就召开特会。当时我正在山东作工，一接到他的电报，立刻到上海赴会。倪弟兄安排我作他的客人。谈话之间，他说到英国的情形。他说，除了史弟兄和贵橡(Honor Oak)那一班人之外，全地再没有另一班基督徒，能了解我们在主面前所看见的；只有这一班人能和我们共鸣，他们对基督的身体在复活里、生命的原则和属灵方面，都有相当的认识和看见。倪弟兄是很推崇史弟兄属灵的那一分。

然而，倪弟兄也很谨慎的透露一点，就是史弟兄并不赞同召会的实行。倪弟兄委婉的说，‘我们要同情史弟兄，因为弟兄会在英国分而又分的情形，把召会的实行完全破坏了。无论在英国或在美国，都没有办法作召会实行的工作。’这就让我们清楚的了解，史弟兄对召会的实行这一面，并不赞同，也不接受。同时，也给我们看见，倪弟兄在英国史百克弟兄那里，对召会的实行都没能作得通，我们也很难作得通。

此外，史弟兄在一九五五年初那一期‘见证报’里，登了一篇短文，向那些寄给他圣诞贺卡的人道谢。我就对张弟兄说，‘认识人不是凭大处，乃是在小处。虽然这是件小事，但的确把史弟兄的真相暴露出来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他与我们是相当出入的，因为我们对圣诞节一概拒绝。所以，我们若对史弟兄提起这些外面的事，必会引起反感，倒不如不要去摸这事，只单单请他来讲几篇道，给我们一点属灵的帮助，就好好送他走，大家保守和平。至于这外面的事，倪弟兄当时都没有摸得通，我们恐怕也很难摸得通；若是提起，恐怕会引起难处。’张弟兄接受了这些话，就没有再提起。针对召会立场的辩论然而，张弟兄诚于中形于外，在私下的一次交通里，忽然说，‘请问史弟兄，在台北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，这五个地方那个对，那个不对？’我一听，就知道麻烦来了，这等于投下一颗炸弹。我坐在他们两位之间，在座的还有来自美国、英国、丹麦、香港等地的弟兄，我不能不翻译，只好照翻。史弟兄马上答复说，‘这几个召会没有一个对，都是相对的对。’张弟兄又问：‘请问史弟兄，相对的对，是以什么来相对？’他立刻回答：‘谁基督的身量多，谁就对得多；谁基督的身量少，谁就对得少。’张弟兄不能接受，就和他辩论起来，我是在那里作传译，所以只好采中立的态度。第二次，我还是一样，到第三次，我觉得我不该再守中立了，否则对不起弟兄们。

那一次，我头一个开口说，‘史弟兄说召会问题没有绝对的对，都是相对的对，而这个相对的对，就是以基督身量的多少作准则。基督的身量多，就对的多；基督的身量少，就对的少。’我接下去说，‘我们都读过盖恩夫人(Madame Guyon)的传记，三百年来，凡注意属灵生命的人，都从盖恩夫人得着生命的帮助。我们在座的人中，论基督的分量、成分，恐怕难得有人赶得上她。换句话说，她的基督身量最多，但我们能不能说，盖恩夫人身上基督的身量多，所以她所在的天主教是相对的对？’当然史弟兄心里有数。我再说，‘史弟兄这些日子在这里讲道，非常推崇梅尔博士(F. B. Meyer)。我也读过他的书，也很佩服他。史弟兄曾亲口说，基督教是组织的基督教(Organized Christianity)。史弟兄一面称赞梅尔，一面定罪组织基督教；但梅尔一直到死，都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里。我们能因此说，梅尔的基督身量多，所以他所在那个组织基督教，是相对的对么？’他没话可说。我又继续说，’

照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其中最属灵的就是但以理。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巴比伦，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时，若是有一个申言者起来对以色列人说，“你们不必回耶路撒冷，你看但以理是何等属灵，他也没有回去，还在巴比伦。所以只要属灵就可以了，回不回耶路撒冷不成问题，在巴比伦属灵就可以了。”你看如何？’我接着说，’但以理虽然没有回去，但是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曰三次跪下祷告神。（但六 10。）他没有回去，是因为时候不到，不是他不要回去。没有一个被掳的以色列人，可以把但以理当作一个理由，一个题目，一个遮盖，说不回耶路撒冷是对的，只要属灵就可以了，不在乎回去不回去。’那时我说得真是有灵，气氛相当紧张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有话讲。

史弟兄的交通影响青年人

第二天早晨，在训练的聚会里，史弟兄得了机会就说，’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，把召会弄成小召会，就是要适合你们这个地方立场。’这话影响了我们中间几位青年弟兄。他们都是我亲自带领的，有的是我借着福音生的，有的是我用真理施教的，是在我手中受成全的。他们知道我在召会实行的事上，不能接受史弟兄的意见。因为我们一接受，就把召会立场打掉，把召会实行打掉，在远东的工作就没有了，主的恢复也没有了。

史弟兄于一九五五、五七年两次来台，都请我去伦敦访问，我均未成行。到一九五八年，因着几位受我训练的青年弟兄受了史弟兄的影响，我就觉得应该去那里看看，好在回来之后，能有立场帮助那些有异议的弟兄们。于是那年夏天，我去了英国伦敦。回来之后，其中一位持异议的青年告诉我：’当你去英国访问史百克时，我们就准备好，看你回来对史弟兄怎么说。你若对史弟兄的地方说得积极，我们就和你同工，积极往前。你若说得不积极，我们只好另作打算。’这不是传闻，乃是他们亲口说的。可以说，我人在英国时，他们早作了准备，只等我回来再作决定。

到英国访问由于史弟兄来台时，我们对他相当礼迈，所以我到伦敦一个月，史弟兄也礼尚往来，同样以上宾款待我，特别预备一所楼房，安排人接待。并且所有的讲台，无论是特会或平常的讲台，大大小小，一概都让给我。我在那里清楚的发现，他们没有建造的光景，有几位负责弟兄到我跟前，表示对史弟兄不满意，连史弟兄自己也说，他们不服权柄，根本没有建造。同时我也发现，他们根本不是为着地方召会，他们完完全全用一个聚会支持史弟兄那个职事。我在那里看见这光景，得着了亮光，就是建造之异象的亮光。

所以，一九五八年十月，我从英国回来，经过香港，在那里有特会，就释放了一点有关建造的信息。回到台北之后，也有特会，我专讲‘神的建造’。在聚会中，我提到我到了全世界所谓最属灵的地方，却在那里看不见一点建造。这些异议者一听，就知道我是指史弟兄那地方说的；立刻，他们背后就定规要反对我。在工作中，他们尽作些阳奉阴违的事。

接受负担赴美开工

一九六〇年，主带我到美国；六一年再去，我就留在美国，直到六五年。之所以留在美国，是因为我清楚知道，主要我接受负担在美国开工；主要在美国有一个恢复。此外，我有另一面的用意，我告诉弟兄们：‘台湾岛上的工作，若是出乎主的，什么人也不能把它拆毁。’我离开台湾，留在美国，要看谁能把它拆毁。弟兄们都能见证，那四年之内，我一概不过问台湾的事。虽然他们一直来信提到异议者怎样作工，怎样暗中破坏；我都回信说，‘尽量让他们作罢，台湾岛上的工作若是出乎主，他们就不能拆毁；若是能拆毁，就应该拆毁。’一九五九年底，在到美国之先，我根据约翰二章十九节，对同工们说了一篇信息。我说，‘主告诉犹太人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”我明明知道你们在座的人中，有几位在这里反对这个工作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们，若是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，你们越反对，主越叫它复活。’

返台解决难处

一九六五年四月，两位在台湾领头的张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台湾的工作，是主借着你的兴起来的，我们没有地位说什么，只有你能出来说话。你现在必须回来处理台湾的情形，这几个人闹得太不像样，我们这八十几位同工没法作了。若是你还要这些弟兄们作，对这几个人总得有个清理。’当时，我带到主面前祷告，寻求清楚了，就告诉他们，要等九月才能回台北。之后，我又给两位张弟兄一封信说，这次回去与已往不同，因为已过都是先特会后训练，再有同工聚会；这次请他们先安排全省同工聚会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很清楚那几个青年人应当从工作上退下来。

与异议者的交通

九月间，我回到台北，第二天早晨就有全省同工聚会。在会中我声明，请那几位同工从工作中退去。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。我在同工聚会说，‘一九五九年，在我出国之先，我知道你们几位在这里作反对的工作，那时我就清楚告诉你们，要作君子，作基督徒要有良心，你们既认为史百克弟兄的路对，就正大光明的出去走那条路。然而，你们没有接受这话。这几年，你们尽所能的破坏这个工作。今天我必须在这里当众声明清楚，今后这个工作不能用你们。你们觉得那个对，就去那里；既是基督徒，就要正大光明。你们何必在这里，昧着良心，骗我也骗众弟兄。’当时我虽没有提名，但他们已心知肚明，我是指着什么人说的。第二天中午，有两位异议者到工人之家找我，说，‘李弟兄，我们要和你谈谈。’我说，‘事到如今，有什么可谈的？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和我谈一谈。我们三人就在工人之家的客厅谈话，他们其中一位开头就说，‘我们对召会没有问题，对召会立场没有问题，对工作没有问题，对李弟兄的带领没有问题，对你的权柄也没有问题。’一连说了五个没有问题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另一位在旁边也点头说，没有问题。我听了这话，实在很惊讶，他们怎能这样撒谎。我说，‘你们几位都说没有问题，但是有八十几位同工都说你们有问题；我是听你们两位，还是听那八十几位？’他们马上说，‘我们知道这是二位张弟兄布的局，叫你回来，非把我们挤出去不可。’我一听更觉讶异，他们闹事闹得一塌糊涂，却把责任推到两位弟兄身上。当时我不动声色，但是心里实在觉得这真是不可理喻。

我举了几个事实，请他们答复。一九六一年，我出国以先，受主引导，写了八十五首新诗，各地召会连南洋、海外都使用，也都觉得好，独有他们几个人所在的地方不用。起初他们说，因为调子不熟，但是五年后，我回来了，他们仍旧不用。我请他们答复这是为何缘故，他们没有话解释。我又说，‘我在带领这个工作上，向你们同工表白得很清楚，史百克弟兄这条路我不能接受，因为他不要召会的路。我承认他有他属灵职事的那一分，否则也不会请他来。但是我发现他反对召会的路，我就不能再请他来。然而，你们这些年来在三会所带头有读书小组，专读史百克的书，暗中在那里反对我们的见证。你们怎么说？’他们也没有话说。

请异议者从工作中退出

我举出事实，他们都没话可答。后来他们说，‘无论如何，李弟兄，我们是接受你带领的；今天还是如此，你说什么，我们就听什么。’我看着他们说，‘真的么？真的我说什么，你们听什么？’他们回答说，‘是的，我们听你说的。’我就说，‘你们几位从工作退出来，这就是我今天给你们的话，就听这个。’他们就问：‘那么我们作长老呢？’我说，‘作长老也退，因为你们说你们没有问题，但是八十多位同工都说你们有问题。’我告诉他们，为了避免分争，请他们停下工作，停下长老职分，安静的作个好弟兄，若真没有问题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大家都会知道。到这个地步，他们就没有话说了。结果，几个月后，他们就在台北召开特会，在会中反对我们，说，‘聚会所成了大巴比伦，神的荣耀离去了。’这时，马脚完全露出来了。事实证明，他们对我所说的五个没有问题，全数是谎言；他们留在工作里，为的就是要作相反的工作。

异议者的结局

我们说这些，不是要揭人之短，乃是要青年人从其中学功课，清楚知道召会的路是如何。史弟兄从一九五七年四月间，在台北反对召会的实行之后，他里头那个水流就断了。一九五八年八月，我到他那里访问，他亲口告诉我：‘弟兄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向主呼喊，问主，为何我去年四月间，在台北上飞机去香港，飞机一起飞，我里面的水流就断了，到今天还没有恢复。今早我向主呼喊，求主告诉我，为什么还没有恢复。’从那天起，我一直观察，十多年了，史弟兄的职事从那天起就下去了。之后，我得到确实消息说，到他要离世时，都觉得活得没有意思。这么一个有职事的人，竟没落到这么一个虚空的地步。史弟兄这一次的错，不是道德上的错，不是人事关系上的错，而是得罪了神的行政。若是这个恢复是主在今世代的一个行动，而他反对这事，必是不得了的。另一面，那些反对的人随后就成立聚会。开头时，来势汹汹，有几百人聚会。然而至今，他们是分而再分，分到几乎没有了。最后是各人作各人的。

主所要的乃是一个召会

我们要看见，今天主所要的乃是一个建造。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，主所要的，不是一班仅仅得救的人，也不是一班属灵的人；主所要的乃是一个召会。虽然大体信徒统统荒凉了，但是主不放弃；主借着呼召得胜者，在召会的路上往前。他们要代替召会全体，为主作见证。几千年来，主没有得着这个机会，召会从第一世纪开始，就渐渐荒凉；到了十六世纪，所谓黑暗时代之后，才开始有了恢复。从路德马丁开始，神一再地恢复，到了‘摩尔维亚的弟兄们’，有了召会生活的开始。之后，在‘英国的弟兄们’有更进一步召会生活的恢复。然而他们中间美好的光景，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全然落下去了。

中国是主恢复的苗圃

主为着恢复这个见证，来到了中国。有一次，倪弟兄和我谈起这个问题，他说，‘在欧美，正当的召会生活已经被破坏了，没有办法实行。主被欧美这个纷乱的光景，逼得无路可走，只好来到中国这块处女地，开始恢复召会生活。’当时我听了并不完全清楚，等过了这些年，我才了解倪弟兄这个认识是对的。那时候在欧洲、在美国，根本没有办法实行召会生活，于是主被迫到中国。主在中国这块干净的土地上，撒下恢复的种子，不是要成为花园，而是要成为苗圃；这个苗圃必须在中国开始。因着语言的原因，中国不是往外扩展祂恢复的最好地方；所以主所要作的，乃是以中国这块处女地作为苗圃，培育主恢复的种子，待其长成，再从苗圃移植到美国。

主的恢复移植到美国

因着研究历史，我相当注意国际局势。一九四五年，罗斯福和史达林签署雅尔达密约，把中国东北的权益，都给了俄国。雅尔达协定一发表，我就知道中国即将完全了了，因为共产党从那时起就强大起来了。随着中国大陆的沦陷，我们几十年的工作，在那里完全了结，这的确令我们万分伤痛。到了台湾，虽然蒙主祝福，但对于失去中国大陆的工作，还是不能释怀。直到来美国之后，主借着美国工作的开展，影响了欧洲、非洲、南美、纽西兰、澳洲等地恢复的工作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敬拜主说，‘主啊，你作的是对的，你若不这样作，你的见证只能留在中国。因着语言的关系，见证出不去，主所给我们的启示，就要埋藏在中文里了。’可以说，主借着环境，把祂的恢复移植到了美国。

我们都知道，就地理而言，美国是中心，地处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，以及南美和北美之间。因此，不论是以经济、政治、或军事来说，她都是中心，甚至也是文化、科学、教育等一切的中心。只要是在美国的，都很容易出去，并且能普及全世界。所以，主的恢复到了美国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主借着环境，把我们逼到这里的结果。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因此，当我听到倪弟兄离世时，不禁潜然落泪；因为我们都亏负他，是他给我们开了这一条路，立下了这个根基，并且给我们种了这个苗圃。今天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，以及召会的实行，虽然有更新的往前，但那个基础都是倪弟兄打下的。

看见主荣耀的托付

盼望你们从召会恢复的历程，看见主在你们身上荣耀的托付。二千年来，主在欧洲没有路，在美国没有路，于是主被迫来到远东，找到中国这块干净土，产生出这个苗圃。主这个末后的恢复，开始于中国，并不是一件小事，而是极大的荣耀。无论我们是在台湾，或在美国，我们都应该看见，主将一个极大的荣耀赐给了我们。若是你们到了美国，仅仅为着读书，为着作事，而只作一个得救的人，意义并不大，并且也没有多少价值。你们要清楚看见，几千年来，主到处寻找苗圃，有一天祂到中国，找到了一块苗圃，而你们都在其中有分。所以，你们的责任重大。无论你们是在台湾，在中国，或是到了美国，责任都是同样的重大；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。所以，在美国讲华语的圣徒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关心你们。因着时间有限，我作不了那么多。同时我了解，我一作中国人的工作，美国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。所以，为着美国工作的开展，我必须牺牲中国人这一面。然而，你们应当了解这个局面，你们是从苗圃移植过来的，你们都有你们的一分，应该了解你们的责任，了解你们的身分，了解主在你们身上的托付。你们不该觉得到美国来，自己既不是本地人，本地话也说得不好，而以种种理由把这个苗圃的价值贱卖了。

你们必须在主面前，为着主这个恢复，再有彻底的奉献。若是你们来到美国，仅仅为着过平安的日子，有好的生活，意义并不大，也没有多少价值。所以，你们要了解，这是你们的重任。虽然今天主把祂的见证移到西方，但这个苗圃的源头、发祥地，若是不够强，就会成为拦阻。我从前出来作工时，从我家乡烟台到上海最快的路程，坐船要四十八小时。今天，我从美国回台湾，却不到二十四小时。那时烟台、上海两地通行，还没有像现在美国、台湾两地通行的速度这么快。所以今天的世界是小的，在美国一件事发生，台湾立刻知道；台湾一有事，美国马上就晓得。台湾的召会如何，美国的召会马上就受到影响；美国的召会如何，台湾的召会也马上受到影响。所以，你们的责任重大，在当地必须加强召会的见证。

不仅你们的责任重大，你们也是有福的、光荣的，因为主拣选了中国作发祥地，而有了一个苗圃。我相信这个恢复是主未了的恢复，若是这个恢复不能成功，主很难再有一个起头。所以这是最光荣的一件事，绝对不是人的工作，而是主自己作的。所以，你们不仅自己要有所看见，也要将这看见告诉别人。

三件该注意的事我们要说到三件该注意的事。

凭主活着

首先，要看见，召会不仅是一班爱主的人，还是一班凭主活着的人。因为光爱主不够，我们还必须凭主活着。当然，我们若不爱祂，我们不会凭祂活着。可是你光爱祂，不一定凭祂活着；你必须爱祂，并且凭祂活着。已过你们所听见的信息，都告诉你们要爱主，要为主活着。你们作生意是为主作，读书是为主读，家庭是为着主的家庭，一切都是为主。然而，你们要知道，光为主不够，乃必须凭主活着。召会不是一班为主活着的人，乃是一班凭主活着的人。当然这里包括爱主，为主活着这是很必然的。你若凭主活着，你定规爱主；你若凭主活着，你定规为主；然而你爱主，不一定凭主活着，连你为主活着，也不一定凭主活着。今天主带领召会已经到了一个阶段，不是仅仅爱主、为主活着而已，乃是彻彻底底的凭主活着，以主为生命，以主为人位。神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，就是要我们以祂为生命，为人位，而后我们才能在召会里，过一个正常的人生，把神活出来。不是我们为祂作事就可以了；为祂作不够，为祂活也不够，乃必须凭主活着。作丈夫的是凭主作丈夫，作妻子的是凭主作妻子，不是凭自己作丈夫、作妻子。在弟兄中间作弟兄，在姐妹中间作姐妹，都不是凭自己，乃是凭着主。

恨恶分裂

第二，绝不能有分裂的事；这个警戒已经够多了。可以说，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分，没有分裂，没有分派，乃是在地方立场上为主作一的见证。十多年前，头一班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的，他们今天的结局并没有祝福，他们的路走不通，所以不可以有一点分裂的思想。不要因为召会的光景不好，就有这个思想。你们在主面前，必须很严肃的看待这事；这个分裂的思想、分裂的念头不能有，并且要恨恶分裂，厌恶分裂。

没有意见

第三，要学功课，对职事没有意见，对召会的带领没有意见。你我都要在召会里，和众圣徒配搭在一起，同被建造，没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只单纯的跟随召会往前，主怎么带领召会，你我就怎么跟。一次又一次的聚会，一次又一次的演变，整个召会都在往前。例如，操练祷读，呼喊主名，都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，乃是主在聚会中带领我们往前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当召会这样往前去时，我们就跟着往前；要在灵里，没有意见，并要凭主活着，恨恶分裂，这是实行召会生活的路。我们要看见神今天的心意，就是要得着召会。